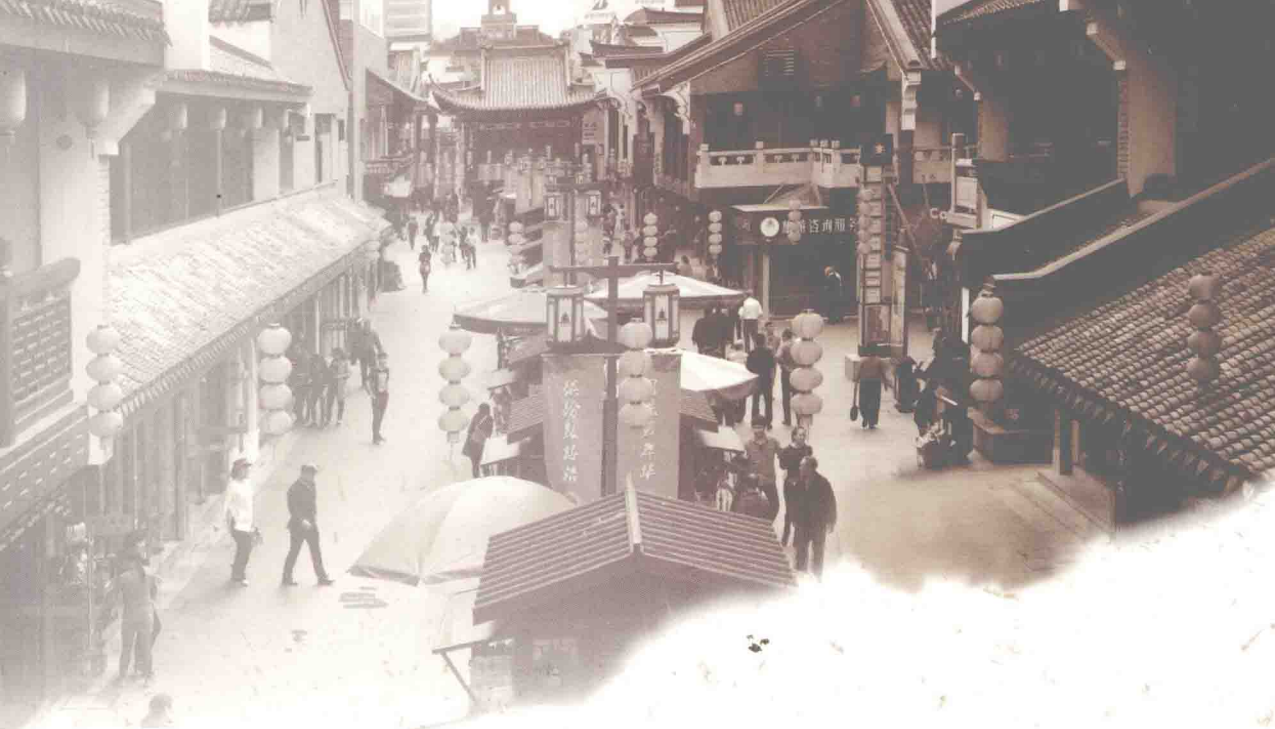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宁波 记忆与想象

江南塔中的“长老”天宁寺塔、子城里的永丰库遗址、浙东读书人的圣地白云庄……它们好比是城市的“识别码”，决定了人们对宁波形象的第一认识。

顾玮 著



宁波出版社

宁波



记忆与想象

NINGBO JIYI YU XIANGXIANG

顾玮 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宁波：记忆与想象 / 顾玮著. — 宁波：宁波出版社，
2014.2

ISBN 978—7—5526—0832—8

I. ①宁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
当代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17605号

宁波：记忆与想象

作 者：顾 玮

出 版：宁波出版社

(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6楼 315040)

责任编辑：沈建国 苗梁婕

装帧设计：唐雪冬

印 刷：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：300千

印 张：20.75

版次印次：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—7—5526—0832—8

定 价：38.00元



第一篇章：寻古

- 002 …… 月湖人家
- 008 …… 古村流韵
- 015 …… 点石成金
- 021 …… “江南兵马俑”，各就各位
- 026 …… 碑碣：刻在石头上的“地方史书”
- 033 …… 在床橱桌椅中“收藏宁波”
- 039 …… 触摸“明清”：在天元看仿古家具的诞生
- 044 …… 麻丝墩：农器中的“秦瓦汉砖”
- 051 …… 古塔：雄镇四明千年秀
- 056 …… 海上书籍之路的“起航码头”
- 062 …… 老街区：走过昨天，走向明天
- 068 …… 鄞地多少“大宅门”，人文渊源好传统
- 077 …… 阿拉年俗里的色香味
- 083 …… 听那些穿透历史的声音
- 089 …… 纪念中国电影百年，以宁波的名义
- 093 …… 500年后，再续雪舟与宁波之缘
- 099 …… 风生水起兮，中国大运河之最南
- 107 …… 跟着《文选》“六”看宁波
- 112 …… 古今读书意，闻“香”识甬城
- 118 …… 东方有“神舟”，“海丝”通天下



第二篇章：问今

- 126 …… 宁波闲话，咋话的嘞？
- 132 …… “文学版”宁波什么样？
- 137 …… 宁波是什么颜色的？
- 143 …… 宁波的口头传统，你还记得的有多少？
- 149 …… 甬城传神之眼何处觅？
- 155 …… 宁波忍将“中国钢琴之乡”拱手让人？
- 161 …… 宁波走书，要演“借东风”？
- 167 …… “海上长城”今安在？
- 173 …… 到底该由谁来拯救你，古民宅？
- 179 …… 女红，一道传统文化的选择題？
- 185 …… e时代，家书成为收藏品？
- 191 …… 600年燕话何去何从？
- 197 …… 工业遗产如何化为特殊的“文化风景”？
- 203 …… “宁波帮”壮丽篇章谁来赋？
- 209 …… 站在百年门槛上的越剧，向左走向右走？
- 214 …… 我们陷入了浅阅读的包围？



第三篇章：怀人

- 222 …… 天一阁主人“藏”守500年
- 227 …… 大哉先生，吾乡巨哲
- 233 …… 依然不废我弦歌
- 240 …… 气韵相通文脉在，云水相望终相聚
- 248 …… 浙东“班马”魂犹在
- 255 …… 张氏兄弟“放眼看世界”
- 261 …… 100年前的笔墨“表情”
- 267 …… 宁波书生有冯氏
- 272 …… 雷婆头峰上的那块“石头”
- 277 …… 家在地北，余在天南
- 283 …… 你是那永不褪色的红“枫”
- 292 …… 四明山上的红色恋曲
- 301 …… 满面南风指四明
- 307 …… 大冯的“在”与“不在”
- 313 ……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
- 318 …… 弹指一“挥”间
- 323 …… 我们身处何“地”（代后记）

第一篇章：寻古



月湖人家

时光重叠在那一汪湖水上。

1300多岁的月湖，与粼粼波光一起跃动。

月湖人家的日子仿佛长着细长的脚。多少年了，日影一直就在天井的石阶、南轩的花窗和马头墙间游移。然后，突然间，说要离开了——

（一）

月湖人家日日走过的是小巷。秋阳一早在宝奎巷里捉起了迷藏。一边是一色青砖的高墙，一边是断瓦残砖整齐码就的矮墙，矮墙上斜楞冒出的蕨类，平添姿色五分。巷子拐个弯，小巷风情似乎也另起了篇章。不知哪家小巧的门楼后，乔木亭亭，落叶飞过墙头来。一座宅子在灰墙上接连开了两道门，有大门环的那扇说是给客人用的，挂小门环的才是日常自家进出的。凑近格子小门看看，原来里面正是厨房，洗件衣衫淘个米，图的是方便。

小巷很窄，门只能算是半隔离物，因此两户人家的门对着开那是忌讳的。没关系，一家把门挪到东面就行，还有个说法叫“紫气东来”。再短的巷子也要拐上几个弯，转弯抹角处就要动上些脑筋了。于是我们不难找见这样的墙角：上半部分是方角，下半部分是弧角。人来车往丝毫没有妨碍。不得不佩服传统民居建筑中随处可见的智慧。

九曲巷呈“人”字形，欢喜巷以欢喜庵得名，谢家巷里前后三座



月 湖

官第鳞次栉比。戒珠巷、月湖巷、树巷……每个小巷连着月湖人家。小巷的雨夜里走过紧紧相挽的人们，低声嘟囔着雨点濡湿了鞋袜。第二天，太阳又把小巷拧得干干，走出家门的人们又是一脸笑意。很多人的青年、壮年和老年，在此一晃而过，依稀还听闻童年时回荡在小巷的叫卖声。

从巷子的这头，望向月湖，月湖很大。

（二）

推开每座老宅子的大门，总是不期然而然撞见某些惊喜。

宝奎巷14号，这是一幢朝南略偏西的院落。阳光一年四季洒在天井和厅堂。11户住户和谐地分享有限的生活空间，还以闲情逸致接纳着花鸟虫鱼；最显眼的是燕子窝，高敞的厅堂顶上，十来个泥巢犹存。一位中年住户告诉我说：“40多年了，燕子每年都来……”

镇明路505号。进了三道门，一眼望见一溜上下十间的楼房，清时这里曾是当铺。红漆木板残迹可辨，房子的规模气度犹在。楼上是库房，楼下为店面，不知其间埋没了多少失传的世情故事。

在谢家巷14号，你会吃惊地发现每根廊柱上刀痕累累。先别急着埋怨住户的疏忽，这可是当初宅子主人特意砍斫的，工匠还在柱子裂缝中插上竹杆，为的是多年以后木柱不会因热胀冷缩而开裂变形。这不啻是匪夷所思的工艺手段。

每个小院小户中，多少总有些柴米油盐式的故事。有家门背后挂了这样一块木牌子：“诸友进出随手关门”。不知何故，木牌被摩挲得温润光滑，实在可爱。许多老宅子厅堂两侧的门板往往另有妙用，一到嫁娶喜事，四扇门板一卸、一拼，便成了很有排场的案台。这类习俗只要提个头，老人们便会兴奋地回忆起很多。

老宅子里少不了20年前某人手植的广玉兰，或者某人精心堆出的假山金鱼池。老宅子里咸齏香、鱼肉香一旦飘散，诸家共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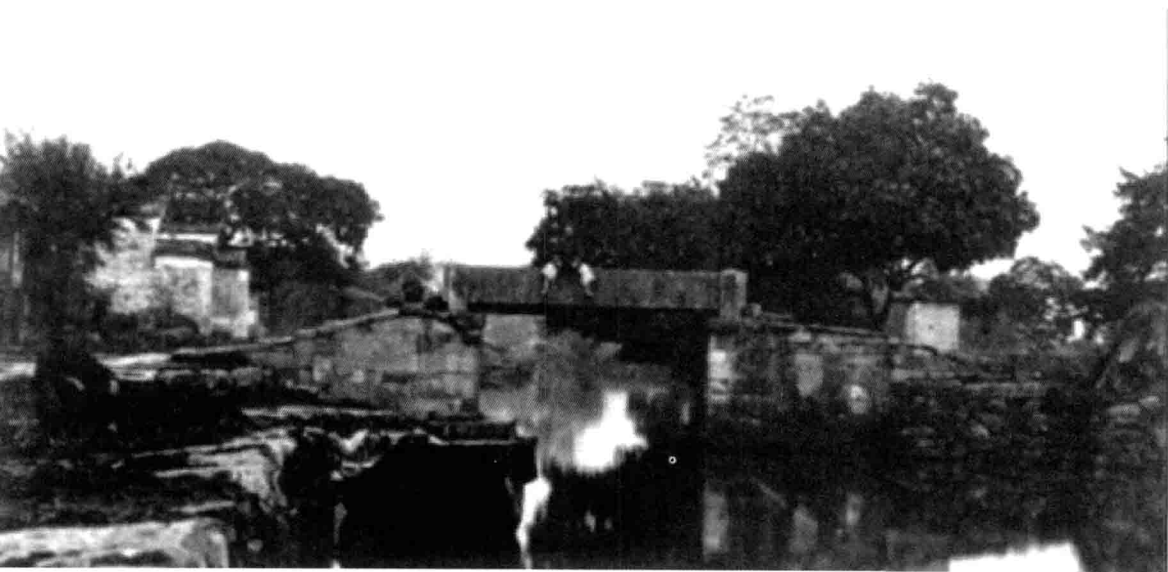
人来读，有人世香。

（三）

月湖人家离不了水。

临湖而居，占的是地利。推开后门，湖水盈盈。梯形的河埠头，总能听见“泼喇喇”的水声。没有河埠头的人家，好歹也要在面湖的墙上

古问字桥





水则亭

开个窗、做扇门，让湖面清风穿堂而过。

月湖，你每天都在我的眼皮底下。

月湖人家以前很长时间也用井水。在天德巷7号，水缸、水井、水槽各占一席之地。水缸、水井代表了喝天落水、井水的年代，水槽则是自来水时代。如今，住户们的生活重心自然转移到水槽边，而上了年岁的人们仍念念不忘当年井水的清冽甘甜。

月湖人家的池是另一方水光浮影的家园。月岛（即原来的花屿）袁宅门前有池，池上架小石桥，左右池边墙面上爬满了藤藤蔓蔓，随四季枯荣。池虽小，却自成一天地，周围的人常常往这里凑，好像有什么吸引着。传说早先附近有庙，池就是庙中的放生池。后来读书人在此洗砚涤墨，池又成了墨池。外面的人偶尔经过这里，都免不了唏嘘惊羨一番。末了，认认真真地从月湖人家口中听一遍他们自编的“口诀”：城中有湖，湖中有岛，岛中有池，池中有鱼。

据民国《鄞县通志》记载，当时月湖区“有池五井二十四”。如今所剩无几。

与水相关的还有一块碑。

那是水则碑。听说碑上书有“平”字，当月湖水位处于“平”字的两横之间时，表明水位正好，而一旦水位超过第一横，则意味着月湖水将满溢成灾。

有水则有桥，连接花果园巷与月岛的分别叫问字桥和月湖桥。在堤边走着，往往会有人指点，说有两个石狮子座埋在下面做了堤石。原

来，早先这里曾有一座戏台，石狮子门前一蹲，可威严了。别出心裁的隔湖观戏，想必也是当年月湖的一道风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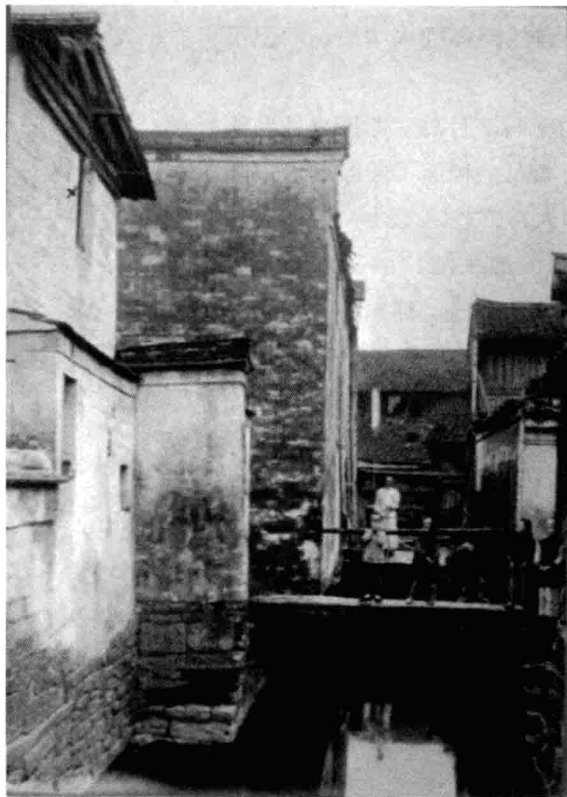
（四）

月湖人家口中藏着正史稗史，张张嘴说不定吐出的是“浙东邹鲁”之学。

月湖人家知道书香为众香之首，他们的心中还留有昔年书院精舍、书楼堂阁的影子。

历史上月湖区的讲学教育风气甚浓，光见于民国《鄞县通志》记载的书院就有10所。从位于竹洲的宋城南书院，位于碧址的杨文元公书院，直到清宗源瀚建于竹洲的辨志书院，文化昌盛，书香不绝。惜乎书院作为一种具有历史与地方特征的建筑类型，现已无一遗存，终为遗憾。

月湖小桥



一脉繁衍的宁波藏书文化也与月湖结下不解之缘，历代藏书名家共15位，月湖当仁不让地接纳了5位，这样的数字，想来也不愧湖色。

月湖边多的是高宅深院，据《宋元四明六志》记载，自北宋端拱二年（989年）至南宋开庆元年（1259年）的短短270年间，四明人中进士者达950人，其中的甲第世家，如楼、史、汪、陆、周、全等几乎都择居月湖，以致粉墙黛瓦、马头山墙比比皆是。

九曲巷口的蒋宅，据说曾被蒋介石族兄所购买。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依次为大门、前堂、正房，中间以天井相隔，两房有厢房，形成传统的封闭式的三合院落。屋内，精美的铁花栏杆及车木回纹刻

花装饰，分明又是西洋“装扮”。

位于拗花巷的屠氏别业，洋溢着书香与脂粉香，它本是一酱油店老板的金屋藏娇之所，主人也爱好藏书，在他心目中，“红袖添香”大概是至高的人生理想吧。

竹影荷香，月湖见过了太多。

（五）

这一天，我不停地行走，并在许多人家伫立、逗留。月湖改造启动，人们正在忙着收拾什物。一盘石磨，几个果桶，红木的太师椅和西洋瓷盆，如何割舍？

月湖十洲景色今存几多？这一问已叫人唏嘘良久。不久之后，月湖人家那些真实的民居建筑，那些真实的生活场景，又将变成何种模样？黄昏降临，我看到月湖波光闪烁闪烁。

（1998年11月13日）

古村流韵

村是古村，长短短的历史从几百年到上千年不等；古村多依山或傍水，村中必有三两特别之处，代代相传让人品了又品。

古村里的建筑未必如何高大、如何独特，出了这家的院门也许抬眼就见那家的墙头；房舍里的雕花也未必如何精致如何奇巧，且有炊烟熏雨水腐，有风笔霜刀的“再加工”，要的却是那种自然天成。

古村的风致不类名山大川，能一眼让人肃然起敬，她们曲里拐弯，等待的是“阅微”的闲人……

韩岭村：推门入市集，长街百年盛

“面朝太湖，三面环山，两条清溪穿村过。”韩岭历来是宁波市区连接象山港的重要交通枢纽和水路运转中心，象山港的海鲜、梅岭的山货竹木、城里的南货洋布必在韩岭过驳、交易。要说起韩岭昔日的胜景，老人们回忆说，那时，一天内光往返宁波城内的航船就多达18班。

韩岭成于市，兴于商。它因商品经济发展衍生出了完整的传统店铺系列和手工作坊系列。听说，400来米的前街上，最多时云集了100多家商贸店铺，其中既有开风气之先的邮信、照相等新行当，又有传统的印染、酿酒、造纸等作坊，相映成趣。当然，这些夹农夹商的行当透出的时间段自然已是上个世纪初。在某户人家的门板上，仍然挂着一块“高级菜盆出借”的木牌，与这些高级菜盆同时出借的还有小方凳、镬酒壶

等，它们是村中红白喜事场合的“必到客”。如今，韩岭人似乎还习惯于将当街的木窗半隐半开，可以想见，当初市集的鸡鸣犬吠和吆喝叫卖可声声入耳，刁钻的目光却不得而入。

韩岭百年老街的繁华因中转地位的旁落而不再，但“市”的气度犹存。每天早上的生活，人们都是围着水和街有条不紊地忙碌开的。晾丫杈亭亭靠立在堤岸边，上面或荡着昨夜浆洗的衣物，或爬着攀藤的植物。向支弄里探头看看，太阳还只照亮一米来宽路面的十分之一，留下一地的阴凉给早起的老人们劳作和闲话。透过一个额题“金氏门楼”的过道向院落里张望，那家勤快的女主人正在水泥台子边继续着每一日的洗涤活。村里最宝贵的水源是一口古井，它的重要性有井畔木牌上的文字作证：天赐宝井，只准饮用，不能洗涤，大家自觉。

如果说前街姓“商”，后街则姓“居”。作为早先村中最主要的生活性街道，后街里的水系流转曲折，和建筑平面形成忽开忽合的空间关系。韩岭还有“中国韩岭烟厂”遗址，可谓宁波卷烟业的鼻祖；有我国第一位女留学生金雅妹的祖居，她幼年在村中“三盛六房”中的“照房”度过。等等等等。细访之下，韩岭会让人吃惊不小。

韩岭最早是以姓命岭，但由于历来是一处开放性的“市”，流传至今，金、郑、孙、施倒成了村中的大姓。一位金姓的大爷告诉我说，以前韩岭是逢五逢十的“市”，如今好多年轻人都出门在外了。

韩岭未“老”，但是它很“旧”，旧得有趣，旧得听得到上个世纪初的人声鼎沸、中西碰撞。

（韩岭村位于东钱湖旅游度假区）

走马塘村：荷塘高洁志，寒窗诗书气

走马塘十分景致，三分看在眼里，七分落在心底。

看在眼里的是天圆地方的村落格局、马头山墙、几亩荷塘；落在心底的则是，以一村之域出过76名进士的传奇，是陈氏家族千年不散的凝聚力。

走马塘出色的建筑不少：前新屋、中新屋、后新屋是陈家文字辈三兄弟所建，是清乾隆年间的老宅子。其中中新屋的西厢房围墙上，原本有石作漏窗八扇，惜现独存八仙中的“女一号”——何仙姑采药，石雕



走马塘村

圆活丰盈；贵房的东面山墙上，“凤戏牡丹”“喜（喜鹊）上眉（梅）梢”“双鱼吉庆”“福（蝠）从天降”等雕刻，透出团团喜庆吉祥气；瞻袞堂始建于清嘉庆年间，堂内珍藏有10幅清末的先祖真迹画像；村里还有一座百年诊所，据说这家人三代行医，院内种植了各种药草，俗称百草园。正屋的两壁开窗，窗前有百年芭蕉、枸骨等。一般人喜欢此处的绿荫匝地，而

懂行的却能道出另一番稀奇光景：芭蕉、枸骨，前者是南方所产，百年以上实属少见；后者本是灌木，居然长成枝粗叶茂，恐怕已有三五百年的“道行”。

走马塘巷道的宽度一般只有建筑高度的五分之一，于是成了幽弄，少了阳光的直射，多了郁郁的青苔。最窄的也许是那条“摸奶弄”，不雅的名字传递出的是弄堂狭窄的尴尬；大宅子的前后几进屋子间往往有石板道相通，上又有棚檐遮雨，以免打湿了古人绣花的鞋袜；农耕为主的古村里离不开水，“潮涨满河头，潮退见河床，愁煞乡下郎”。古时村庄布局力求使水从西北角进村，从东南角出村。据此，走马塘引东江水入君子河，又经东、南、北及各漕滨将水源引入村中腹地。于是从一些老宅子的后院出去，便是所谓的天地埠头。

走马塘既有大多数村子的“耕”文化，更有独特的“读”文化。读的概念在古时与儒是密不可分的。从北宋到清，上下近千年间，村里共出了进士76人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挂于陈氏宗祠里的“直声振赵宋，忠节耀朱门”的楹联是对走马塘人重文风、崇忠孝的概括，如今走马塘70%以上的人依然姓陈。陪同讲解的村中老人告诉我，自陈垞挂官归乡

后，走马塘就遍植莲荷。最大的荷花池在村东北，池上卧有两座仅容一人通过的平板石桥，池水倒映老宅的飞檐翘角。遍植莲荷的含义是一目了然的：为官当清，守家当洁。也许就是这一池池莲荷清润了昔日走马塘的76位乃至更多的寒窗苦读人。

与走马塘一样小有名气的是陈隆昌老人，他是退休老教师，如今耕种之余当了村子里的义务讲解员。他家的门口有一眼“石池头”，池边立有禁碑，禁碑上刻有：荡洗秽污，投掷废弃，堆积余岸，壅塞通沟。陈老师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解释道：这就是先人立下的环保方面的“三不一要”。

老人的背影有些寂寞又不甘寂寞，中国上下数千年的“儒”字，仿佛就浸落在他家门口的那眼池中。

（走马塘村位于鄞州区姜山镇）

岩头村：山里有人家，街与溪等长

三层楼的木结构老房子，很少见吧？三道大门的宅子，该是万无一失的防盗措施了吧？随处可见的四马头、五马头，是诉说此处曾经的富庶和繁华吗？

岩头村始建于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。岩溪穿村而过，纵流南北，村中人几乎清一色姓毛。

据记载，自清代起，岩头的水路交通就十分繁盛，每天有十几条竹筏顺着岩溪，出剡源过剡溪，一路漂到剡江畔的萧王庙古镇，再搭上夜航船，可抵宁波城厢，如今村北还留有筏埠。在这条水声篙影的航线上，输出去的是岩头本地产的竹木柴炭等山货，运回来的是大米、食盐、棉布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。难以想象吧，这个距奉化溪口镇11公里、相对闭塞的山区古村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扮演着奉化西南山区出口通道和物资集散中心的角色呢。

岩溪在村内流经了1300多米，岩头人就在溪两岸建了跟岩溪等长的古街。清末民国初，东、西街上曾经商肆连绵：米店、肉铺、钱庄、理发店、咸货行……反倒是现今好多不再开张。1920年后，岩头村一度称为岩头镇，仔细找找，在一些旧宅的门楣处，还钉着当初的老门牌呢。村中除岩溪外还有大井潭，顺着山势而置，水潭上下分开，上供饮